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与  
无产阶級在革命中的任务)<sup>1</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这次  
排印第七版时，译者对译文又作了一次修订。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 大 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frac{5}{8}$  · 字数 81,000

1949年8月第1版 1964年9月第7版  
1964年9月北京第13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21 定价（四）0.33元  
印数 234,001—434,000

# 目 录

初版序言 .....	1
第二版序言 .....	2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	3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	3
2. 特殊的武装队伍, 监狱等等 .....	6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	9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	12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 .....	18
1. 革命的前夜 .....	18
2. 革命的总结 .....	21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	27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 分析 .....	29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	29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	33
3. 议会制的消灭 .....	37
4. 组织民族的统一 .....	43
5. 消灭寄生虫——国家 .....	46
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	48
1. “住宅问题” .....	48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	51
3. 给倍倍尔的信 .....	54

4. 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 .....	57
5. 1891年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 .....	63
6. 恩格斯論民主的消除 .....	69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 .....	71
1. 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 .....	71
2. 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	74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	78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 .....	82
第六章 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	89
1. 普列汉諾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	89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論战 .....	90
3. 考茨基与潘涅庫克的論战 .....	97
初版跋 .....	106
注釋 .....	107

## 初版序言

国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資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駭人听聞的压迫，愈来愈駭人听聞了。各先进国家（我們在这里是指这些国家的“后方”而言）已經变成了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工監獄。

連綿不断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慘劇和災难，使群众生活困苦不堪，使他們更加义憤填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已經具有实际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較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使得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取得了統治地位。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奇以及不太露骨的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关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諾得尔、盖德、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关海德門和費边社分子<sup>2</sup>，等等）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領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謂大国早就在剝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帝国主义战争也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些脏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在“国家”問題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見，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別

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首先，我們要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特別詳細地談談這個學說被人忘記或遭到機會主義者歪曲的各个方面。其次，我們要專門分析一下歪曲這個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這次戰爭中可耻地遭到徹底破產的第二國際（1889—1914年）最著名的領袖考茨基。最後，我們要給俄國1905年革命、特別是1917年革命的經驗，做一個基本的總結。後面這次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現在（1917年8月初）大概正在結束，但整個這次革命只能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引起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上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因為這個問題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

作 者

1917年8月

---

## 第二版序言

本書第二版幾乎沒有變動，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節。

作 者

1918年12月17日於莫斯科

---

# 第一章

## 階級社会和国家

### 1. 国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

馬克思的学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階級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学說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階級总是不断迫害他們，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对待他們的学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們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謂把他們偶像化，赋予他們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階級，同时却閹割革命学說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們忘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說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馬克思主义者”（可別小看他們！）。那些德国的資產階級学者，昨天还是摧殘馬克思主义的专家，現在却愈来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来了，仿佛馬克思培育出极有組織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們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馬克思的国家学說。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证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沒有这样的引证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論到国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



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讀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創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們現在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們必須根据德文原著来譯出引文，因为俄文譯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的分析时說：“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或‘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調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經濟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謂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駕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緩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但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六版第177—178頁）<sup>3</sup>

这一段話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調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問題上，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歪曲。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

于无可辯駁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們又来“改正”馬克思，說国家是階級調和的机关。在馬克思看来，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儉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論家們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話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来，国家是階級統治的机关，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冲突得到緩和。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緩和冲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夺被压迫階級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当 1917 年革命中国家的意义和作用問題正好成为非常重要的問題，成为有实际意义的問題，即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規模行动的問題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国家”“調和”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无数決議和他們的政治家的許多論文，都浸透了这种市儉的庸俗的“調和”論。至于国家是一定階級的統治机关，这个階級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階級）調和，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了解的。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們布尔什維克向来就这样說），而是唱着貌似社会主义高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論上”，它不否认国家是階級統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

“**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结论在理論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们会看到，这是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结论。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证明）……“忘记”和歪曲了。

##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继续說，……“国家同旧的氏族（或宗族）組織不同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按地域来划分它統治下的国民”……

我們现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自然的”，但这是同宗族或氏族的旧組織进行长期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特征，就是社会权力的建立，这个权力已经不是自己組織成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社会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成阶级以后，已经不可能有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組織了…… 这个社会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还有监狱、各种强制机关等物质附属机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氏族社会制度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这里闡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个“力量”的概念，即由社会中产生但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的概念。这个力量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武装队伍。

应该說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是”武装的居民，即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組織”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竭力促使觉悟工人注

意的东西，正是盛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那些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十九世纪末叶，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这是不能不这样的。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驾于社会之上并使自己同社会脱离的特殊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组织”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宗族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比较起来，只是在复杂的程度上、技术的高明上有所不同，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是不可能有的，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组成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上面恩格斯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在实践中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武装

队伍同“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組織”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我們在下面會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样具体地說明这个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是薄弱的（这里指的只是資本主义社会中罕見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垦殖者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說来，它是在加强。

……“社会权力是随着国家内部階級矛盾尖銳化及邻国的扩大和人口增多而加强起来的。拿現在的欧洲來說，階級斗争和侵略竞争已把社会权力提高到可以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整个国家的地步”……

这段话至迟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轉变，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或大銀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來說，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二十世紀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从此海陆軍备无限增长，1914年至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爭夺世界霸权和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使强盗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接近于彻底崩潰的地步。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們在1914年至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許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詞句来掩盖他們维护“自己”资产階級强盗利益的行为！

### 3. 国家是剝削被压迫階級的工具

为了維持駕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社会权力，就需要捐稅和国債。

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稅权，他們就成为社会机关而駕于社会之上。从前人們对氏族(或宗族)社会机关的那种自願的敬意，即使他們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氏族代表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軍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氏族首領表示羡慕。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問題。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問題：究竟什么东西使他們駕于社会之上？我們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論問題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因为国家是为了控制階級对立而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种階級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国家，这个階級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获得了鎮压和剝削被压迫階級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剝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現代的代議制的国家也是資本剝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是，作为例外也有这样的一些时期：相互斗争的階級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国家政权暂时获得某种独立性，似乎成了这两个階級之間的中介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君主专制，法国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俾斯麦时代，都是如此。

我們还可以补充說，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在开始压迫

革命无产階級以后，在苏維埃由于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領導而已經軟弱无力，資产階級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也是如此。

恩格斯繼續說，在民主共和国内，“財富是間接地發揮它的权力的，因此是更可靠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同交易所結合”（法国和美国）。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主义和銀行統治，都把这两种維持和实现財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說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这两种“社会主义者”同資产階級联姻的蜜月期間，帕尔欽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怠工，不願意实施遏止資本家、制止他們进行掠夺和借軍事訂貨盜窃国庫的种种措施，在帕尔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資本家“獎賞”給他年薪十二万卢布的肥缺，試問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間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結，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誼关系？切尔諾夫、策烈铁里、阿夫克森齐也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們是盜窃国庫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間接的同盟者？

“財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賴資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資本一掌握（通过帕尔欽斯基、切尔諾夫、策烈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資产階級民主共和国中，無論人員、無論机构、無論政党的任何更換，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資产階級統治

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計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經驗，他說普选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的指标。在現代國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謬想法，似乎普选制“在現代國家中”真正能够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們在这里只是指出这种荒謬的想法，只是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說明，經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虛伪性，我們在下面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对“現代”國家的看法时，还会詳細地加以闡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由此可見，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經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何物的社会。在經濟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几个階級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以迅速的步伐走上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階級的存在不仅已經沒有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階級必然会消失，正如它們从前必然会产生一样。随着階級的消失，国家也必然会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組織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陈列在一起。”

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看到，



即使引用也多半是为了崇拜偶像，也就是說，为了正式表示对恩格斯的尊敬，而絲毫不想考虑一下，先要經過怎样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館去”。甚至他們往往不懂恩格斯說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話是非常著名的，經常有人引证，它清楚地表明了目前流行的把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把戏的本质，因此我們必須詳細地加以說明。現在我們把这句話的出处的那一整段論述轉录如下：

“无产階級將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資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階級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迄今在階級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說，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階級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国家，在我們的时代是资产階級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压的任何社会階級的时候，当階級統治和根源于現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消失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鎮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鎮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